

〔日本〕

大藪春彦著



# 伤 犬

柳青译

# 伤 犬

大 薮 春 彦

时代文艺出版社

# 伤 犬

---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政编码:130021)

新华书店总店长春发行所 经销

吉林省第二印刷厂印刷

180 千字 787×1092 毫米 1/32 开 7 印张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ISBN 7-5387-1160-0/I.1147 定价:10.80 元

## 内容提要

职业拳击手浩次，与美保子同居了三年。他是一个实力很强但为人懦弱的角斗士，虽已二十八岁，在十年的拳击生涯中却未创下什么辉煌战绩，被称为“伤犬”。

浩次退出拳坛的最后一战，是与保持着十三战十三胜，十三次将对手击倒在地的渡部争夺冠军，渡部绰号“狮子”，少年劳教所出身，为人凶狠。

比赛的前几天，浩次偶遇被渡部同伙奸污了的京子，并被京子吸引。浩次的心在两个女人之间徘徊，被卷入了拳击界的黑色旋涡之中。爱情、阴谋、决斗！浩次带着对情人的爱登上了拳击赛台，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小说情节扣人心弦，深刻揭露了日本体育界与黑社会相勾结的丑恶内幕。

---

---

## 目录

---

---

- 第一章 巧遇 ..... (1)
- 第二章 情意 ..... (29)
- 第三章 搏斗 ..... (50)
- 第四章 伏击 ..... (73)
- 第五章 情敌 ..... (97)
- 第六章 哄骗 ..... (117)
- 第七章 威胁 ..... (151)
- 第八章 决战 ..... (183)

## 第一章 巧 遇

### 1

黎明。

街上还没有行人，却能听到远处汽车开动的声音。此时，正是行驶在第一京滨国道上的车辆逐渐增多的时刻。

斯波浩次在跑步。

他身着长袖训练服，脖子上围着运动毛巾，汗水从桔黄色训练服上渗透出来，背上湿了一大片。

“冬天出汗心里痛快，若夏天跑步就没这么舒服了。”

浩次在自言自语。跑步时他常常这样，脑子里总是不断漾出各种各样的事情。接着，他的自言自语又成了几乎是无声的嘟哝，而嘟哝的又大多是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很少有得意的時候。

“腿没劲了。体重若能顺利地减轻，也无非是训练过度的结果，这倒也没什么，只是岁月不饶人啊……”

二十八岁——浩次想着自己的年龄，稍带自嘲意味，嘴角浮现出一丝浅笑，似乎感觉到有一股沉闷而潮湿的冷风直入肺腑。

响起了自行车的刹车声。一个送报纸的小青年，弓腰跨在车上，他们几乎每天早晨都要这么见上一面。这小青年主动地微微一笑，浩次也同样回报一个笑脸。笑表示着对对方

的好感。

“感觉还好吗，斯波先生？”

小青年停下车来问道。他开口打招呼，这还是第一次。在此之前他们的交情不外乎相互点头笑笑而已。

“还说得过去。”浩次有些含糊地答道。

“比赛是二月二十八日？”

“是的。在后乐园大厅……”

“听说您的对手是少年劳教所出身的好战型家伙？”

“这和少年劳教所并没有关系。”

“别输了，加油啊！我会去看比赛的。”

“你是——学生？”

“是的。”

“喜欢拳击吗？”还说不上是个拳击迷，不过在体育新闻上看到斯波先生的照片时，我马上意识到这准是每天早上都在跑步的那个人，不管怎么说，也得去看看比赛。”

“谢谢，我一定加油干。”

“祝您好运气。”送报纸的小青年有些拘谨地留下几句寒暄语，使劲蹬着自行车走了。

“祝我好运气？谢谢啦……”浩次自语道，晃动着肩膀，左右开弓，来了几个漂亮的拳击动作，又奋力跑起来。

不一会儿，就跑到了多摩川的河堤前。接着，浩次奔向了上河堤的小道。

宽广的河床上，微风吹拂。对岸川崎的工厂街道，在轻纱般时薄薄晨雾里，隐隐现出一片暗灰色。

浩次接着正确的呼吸节拍，又接着跑起来。两周后比赛的事，一时占据他的脑海。

他的对手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保持着十三战十三胜，十三次将对手击倒在地的战绩，是个实力强劲凶猛的对手，因而在拳击界有着“狮子”渡部的绰号，还有因杀人未遂被送进少年劳教所的经历。

渡部的比赛，浩次以前也看过几次。他善于主动出拳，粗暴而且有力，象推土机一样横冲直撞，样子很凶暴，是一个典型的角斗士。再加上少年劳教所出身，这便是作为拳击手的渡部给人留下的印象，这也正是他吸引人的地方，同时又是一个遭人怨的反派角色。

“虽说是少年劳教所出身，但这与拳击又有什么关系呢？”同样都是拳击手，浩次却多少有点同情被人看成是反派人物的狮子渡部。

前面河堤下方的道路上，停着一辆亮着尾灯的小轿车。

浩次抬眼望去，只见车子似乎在摇晃。他稍稍放松自己的情绪，联想起以前也曾看见过这么一个情景，也是这么一个情景，也是这么一辆晃动着忘了关尾灯的小车，里面有一对半裸的男女紧抱在一起。

“随心所欲，也不分晚上还是白天。”浩次一边跑一边嘟哝，似乎又见到了上次所见的那种情景。

突然，一阵女人的模糊不清的喊叫声传入他的耳内，这叫声正是从那辆小车中传出来的。

浩次无意中加快了速度。

小车确实在晃动，但并不厉害。透过后窗，隐约可见里面的人影：是一个穿红衬衫的背影。

快接近小车时，浩次放慢了速度。

车门“啪”的一下被打开，一个女人从里面奔出来。接



着，那穿红衬衫的男人骂骂咧咧地也从车里爬了出来。那女人已开始朝着车子的相反方向跑。

浩次停住脚，冷眼看着这场骚动。穿红衬衫的男人刚要向那逃跑的女人追去，好象是突然发现了河堤上的浩次，便驻足不再追赶而用眼瞪着浩次。

“别追了！早濛……”小车里有人在喊。

浩次将视线从穿红衬衫的身上移向小车里。后座上有一个穿T恤衫的男人，正隔着车窗看着浩次。他生着一副瘦猴脸，尖下巴，令人恶心，让人看了难以产生好感。“T恤衫”和“红衬衫”看起来都只有三十岁左右。

“红衬衫”看着逃跑的女人，又用挑战的眼光看了一眼浩次，然后，回到了驾驶座位上。

小车的轮胎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车开走了。那逃跑的女人似乎是听到了车子启动的声音，一边跑一边回过头来。当看到车子远去的背影时，她马上象是身子弯成两节似的就地蹲下了。

好一会儿，浩次都在左右交替地看着亮着尾灯远去的小车和蹲在地上的女人，一时不知该怎么办。看样子，他似乎打算就这么离去，踌躇中他便在原地踏着步，伸手做了几个挥拳的动作。忽然，他发现那蹲着的女人在回头看他，是一种窥视的眼光。

浩次从河堤上下来，朝她慢跑过去。她站了起来。浩次停住脚想：她也许要走了。可她横过马路，在河堤下面又蹲下了。

“怎么啦？”浩次问道。

女人低垂着头，没有回答。刘海儿垂在她的面前，遮住

了她的脸庞。

“你，你家在哪儿？”浩次站在女人面前问道。

女人缓缓地抬起头。浩次一看，立刻皱紧了眉头。女人额头正中央渗出一块血，面颊又红又肿，两嘴角也是肿胀着的，一眠就可看出，是被人殴打后留下的痕迹。

“天哪，这不是比赛后的拳击手的脸吗？”

眼前的女子也许还不到二十岁吧。望着这张痛楚的脸，浩次心中不禁涌起一丝怜悯。

“是刚才那两个家伙打的吗？”

女人轻轻地点点头，脸上还残留着哭后的泪痕。

“认识那两个家伙吗？——狗杂种！”

“不认识。”

女人总算是开口了，声音微弱。

“为什么要坐到你不认识的家伙的车里去？为什么？”

“我没办法。”

“这么说，是想早点赶回家，怕家里人担心吗？”

“车站在什么地方？”

“你回哪儿？”

“川口市。”

“哦，坐京滨特快，在品川换乘京滨东北线，到六乡土车站下车就行了，离这儿很近。”

浩次将去车站的路线告诉了她。但是，她却并没有站起来走的意思。

“挨打的地方痛吗？”

“我……我的手提包放在刚才的小车上了。”

女人的头又低下去了。

“钱包放在手提包里了？”

“是的，对不起，只好厚着脸皮跟您借点车钱了，可以吗？”

“好的，可是，您瞧我这样子，身上能带钱吗？只有到家里去拿钱了。”

“我跟您一起去。”

女人说着直起身来，细软的毛质薄罩衫里未着衬衣，淡茶色裙子。罩衫胸部的钮扣被揪掉了，可看到里面的贴身内衣，看样子她自己还未察觉到这一点。

“胸口的扣子是被揪掉的吗？”

女人的眼光落到胸部，忙用手掩住胸口敞开着的罩衫。

“我家里也许能找到你穿的衣服，看你这样子，怎么去乘电车呢？”

“对不起，打扰您啦。”女人低着头轻声说道。

两人往前走着，浩次用围在颈上的毛巾擦拭着脸上和脖子上的汗水，接着从训练服的下摆伸进手去，用毛巾拭着胸口和膺部。他又卷起训练服，继续吃力地擦着背上的汗水，而没在乎身旁的女人。

“您是运动员，打拳击的？”

“您怎么知道？”

“刚才在河堤上，好象看见您在挥舞拳头……是职业拳击手？”

“啊，可以说是靠拳击混饭吃吧。”

“对不起，或许您是——斯波浩次先生？”

“是的，你怎么知道？”

“我想起来的，好象在体育报上看见过你的照片，很象，所以我问你是不是拳击手。”

“哦，吓我一跳。你经常看体育报的拳击报道吗？”

“无意中看看。”

女人一直轻声答道，语气亲切、爽快。真不知道她为何要钻进素不相识的男人的车里去，一点也看不出她象那种在街上逛荡的无聊女人。

“你有工作吗？”

“去年夏天开始，在银座的百货店上班。”

“昨晚你一直跟车上那两个家伙在一起？”

女人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点点头，浩次也没有继续问下去。

“这次斯波先生的比赛对手，听说是狮子渡部？”女人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

“这也是你从体育报上知道的？”

“是的……斯波先生，请你一定要打败狮子渡部，我给你助威，我会去看比赛实况转播的。”

女人望着浩次说道。语气恳切而不象是敷衍应付。

“今天是怎么啦，竟有女人给我打气加油。”浩次想，并很有礼貌地向她表示了谢意，同时，微微露出一丝苦笑。

“真的，我真希望斯波先生这次能赢。”

“谢谢，我一定加油干。”浩次再次向她表示感谢，可以听出他的声音里倾注着力量。“真是热心肠的女人。”浩次想。可是，他却弄不明白这个女人为什么要一再郑重其事地提到比赛的事。

## 2

到达公寓时，浩次把女人让进屋里。让她在通向里间的门口等着，然后他独自走进里屋。卧室里有两个大衣柜，里面挂的大多是美保子的衣服。

美保子正在熟睡中。为怕发出声响，浩次小心翼翼地打开大衣柜的抽屉。抽屉里整齐地叠放着美保子的衣服。

“不知拿哪一件为好？”浩次考虑着，同时脑子里又浮现出此刻正站在门口的女子所穿的裙子的颜色。

抽屉底下有一件白绿相间的方格花纹半袖罩衫，装在塑料袋里还没动过。浩次选中了这件，然后关上抽屉，蹑足走出了卧室。

浩次的钱包在起居室的电视机桌的小抽屉里，为了取钱包，他只得再次走进房里。厨房里的食品柜上放有急救箱，浩次顺便进去把它提了出来，回到了女人身旁。

“请到那儿去换衣服，箱子里有胶布之类的药品，请给伤口上点药。”浩次指着走廊对面浴室的门说道，同时把手里的急救箱和装着罩衫的塑料袋送给了女人。女人小声地说了句“谢谢”，把浩次递过来的东西抱在胸前，打开浴室门走了过去，门在她身后轻轻关上了。

浩次一直站在走廊上等着。可以听到从浴室传出来的轻微的撕破塑料袋及更换衣服的声音。

女人很快地换好了衣服，从浴室里走出来，头上贴着胶布，看样子还在里面整理好了头发。

“给，这是电车费，回家去吧，路上小心。”浩次从钱包

里抽出两张千元面额的钞票，递了过去。

“我想有一千元就够了。”

“从车站到家也许还得走一段路的，不是吗？”

“这时，已有公共汽车了。”

“谁知道还会不会有别的事呢？还是多带点钱为好。”

“那么打扰了，就算是借给我二千元，两三天内我一定还给你。”

女人手上拿着叠好的换下来的罩衫。浩次又回到厨房里找出一个大小合适的纸袋递给她。

“对不起，请问这件罩衫是你夫人的吗？”

“是的，她就喜欢弄点花俏衣服穿，也许你不太喜欢这种衣服。”

“你夫人，还在睡觉？”

“她上晚班，早上总是起得很晚。”

“请给我一张纸和笔好吗？我把我的地址和名字写给你。”

“不用了，我看不必写了，我相信你。”

“还是写一下好，这样我心里会踏实些。”

“你真是个固执的人……”

浩次只得到起居室的电视机桌上拿来圆珠笔和记事纸。女人将纸按在浴室的门上，认认真真的写下了自己的地址和名字：

川口市元乡五一三四清和庄，掘京子。

“真是个好名字。浩次看着她写字的手说道。

“还有电话号码我也告诉你。”

掘京子一边说着一边又在姓名旁边添上了电话号码，然后把记事纸递给了浩次。

“给您添麻烦了，请代向夫人问好。”

“知道去车站的路吗？”

“没问题。”

“今天不去上班了吧？”

“瞧我这张脸，还能走出去吗？”

“请多加小心。”

“谢谢，告辞了。”

女人礼貌地低着头走出去，门从外边轻轻关上了。

浩次回到起居室，不知为什么，总觉得终于松了口气。他又看了一遍掘京子留下的记事纸，然后将它折好装入了钱包中，再将钱包放回到电视机桌的抽屉里，然后，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今天的晨跑，只跑了平时的一半路程就中断了，浩次也无意再出去将未完成的路程继续跑完。

“真是个奇怪的女人。”

他脑子里又浮现出希望他战胜狮子渡部的掘京子的话，尤其是她一本正经地说这话时的眼神清晰地留在了浩次的记忆中。

“奇妙的女人。”浩次这样反复地想着。

他站起来，朝浴室走去，将脱下来的训练服和内衣放在便器盖上，跨进没有放水的浴缸里，打开了淋浴龙头。

他拉上塑料幔帘，将龙头固定在头顶上方，让热水从头往下淋。因为出汗过多而有些发粘的肌肤，在热水的冲击下，立刻又泛出光泽，恢复了生机。

浩次关上龙头，开始擦拭身子，这时，穿着睡衣的美保子走了进来。

“谁来了？”

美保子拉开塑料幔帘问道。因刚起来，声音中带着倦意。

“说话声将你吵醒了，是吗？”

“没什么，是我要上厕所。”

美保子说着，将浩次放在便座盖上的衣服揉成一团扔到洗脸盆里，打开便盖，卷起睡衣的下摆，拉下短裤坐在便桶上，弥漫着水蒸气的浴室里，响起了美保子小便的声音。浩次一边望着美保子的大腿，一边告诉了她刚才借给掘京子电车费和美保子的罩衫的事。

“真是个奇怪的女人。”

“怎么个奇怪法呢？”美保子望着浩次的脸问道。

浩次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本想说出掘京子希望他无论如何要战胜狮子渡部的事，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看起来是个正经女人，可不知为什么要坐到两个不认识的男人的小车里。”瞬间浩次又将话题转到了别的事上。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将掘京子希望他战胜狮子渡部的话隐瞒着不对美保子说。

“就因为看起来似乎是一本正经的女人和不认识的男人一起乘车，你就觉得奇怪吗？”

“一点也不象她这种人干的事。”

“天知道，是个年轻的女人吧？”

“是的。”

“被强奸了，一定是，那个女人一定是被强奸了。”

“也许……”浩次简短地答道，看样子他不能否认美保子



所说的事实。不知为什么，浩次的心情忽然变得忧郁起来。

美保子小便的声音停止了，她胡乱地扯着手纸擦拭着。

“你的腹部差不多已经瘦下去了。”美保子一边放水冲洗便桶，一边提起短裤，望着浩次的腹部说道。

“还不错，三星期掉了三公斤。”

“一星期一公斤，受得了吗？”

“没问题。”

“她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无所顾忌地在我面前小便的呢？”浩次一边擦拭着身子一边想，一时还是没想起来。

“我们是怎样凑在一起的呢？”

浩次和美保子在一起生活三年多了，但两人还没结婚。他们也曾商量过等一有孩子就马上去登记。但一直听其自然，至今美保子一次也没妊娠过，也不知是何原因。对于有无孩子这事，两人都似乎不太去关心它。

他们是在蒲田车站前的饮食店里认识的。美保子是这家小店的招待员。浩次不吸烟，并且决定在拳击生涯的这段期间里决不抽烟。但是，他却离不开咖啡。

每天从大森的的训练场地归来，浩次总要到美保子工作的这家店里来喝咖啡。当时，他自己也弄不明白到这店里来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喝咖啡，还是为了美保子。美保子也似乎清楚每晚总是独自一人来喝咖啡的浩次的心情，在服务招待的简短过程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向他表示温柔的亲密。

那还是四年前，浩次送给美保子一张争夺东洋桂冠的初赛的人场券。美保子去看了比赛。就是那次，浩次以漂亮的几拳将对方击倒在地而告终，由此，他获得了东洋冠军的称号。